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九

婺源戴大昌斗源

知及之　節

問注疏於不能守與得之失之主祿位言。集注則謂知足以知此理。而釋末句則謂無以有之於身矣。二說不同。如何

答集注此節空主理言。又謂無以有之於身。如其說。則次節總說箇則民不敬便覺語意突出矣。竊按通章俱應就治民說。聖人弟于中間泄之不莊。點明民字以包前後耳。故首節所云知及之仁不能守。雖得必失。俱就民言。如刑名法術之

家雖能馭民而不能保民也試觀下二節集注于涖之謂臨民也動之謂動民也其上二句知及之仁能守之語氣本相連而下獨不主民言也得乎邢疏末引顏氏說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道必備此四者數語尤爲明確至古注此節主祿位說亦孟子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之意耳

季氏將伐顓臾章

問求爲季氏聚斂者季欲伐顓臾尤罪之大者求果爲季氏用事若此耶

答

冉有非實與謀。蓋二子之以伐顓臾來告也則原爲欲得夫子一言以止季氏之欲也何則季氏肆然無忌。爲日已久二子仕于其門。勢難匡正。然夫子一國之望。吉月則必朝服而朝。且自言雖不吾以。猶當與聞國政。尚爲三家所憚。蓋民望所在。如齊之晏子。宋之子罕。鄭之子產。雖汰侈者莫敢不忌。況大聖乎。故譏舞佾歌雍。皆直言不諱。旅泰山則呼求而諷之。是以季孫欲用田賦。亦使冉有訪焉。三發不對。求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今者顓臾之事。二子恐季氏遂行之。故特告于夫子。求始猶謂二臣不欲。繼則直

謂顓臾固而近費。是明欲得夫子大聲疾呼。以動季孫之聽也。不然。夫子既責之虎兕出柙。龜玉毀匱。而求必不敢復以不敢爲子孫憂對矣。外注載洪氏曰。二子仕于季氏。凡季氏所欲爲。必以告于夫子。則因夫子之言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于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歟

東蒙　元和志謂一爲蒙山。一爲東蒙山。俱在費縣西北相距計五十里。閻百詩謂東蒙卽書之蒙羽其藝。詩之奄有龜蒙。並無二山。周理更据于欽齊乘。蒙山在龜山東。其元和志所謂蒙山。乃龜山也

固近于費　集注弟沿馬氏説城郭完固但古制子男城僅五里附庸又當減之若費則大都襄七年季孫宿又加城當數倍顓臾何足爲憂按周官大司馬負固不服則侵之註謂有險可以固孟子言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則固皆兼地形險要言考漢志顓臾在泰山郡蒙陰縣蒙山下又水經注有治水從臨沂東流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是顓臾實恐恃山川險阻東南逼近費邑也

遠人不服　而不能守也

問何注於兩節遠人俱不言所指而集注于此節則云遠人

謂顓臾閻百詩謂遠人當指邾國言又邦分崩離析何注用孔氏之說專指國內之民謂有異心曰分欲去曰崩不可會聚曰離析集注亦異宜何從與

答考酈道元注沂水云沂水從臨沂縣逕蒙山下又東南逕顓臾城北又東南流逕費縣故城南其里程相距纔七十里故曰近于費又或問載蘇氏考究哀公十一年冉求爲季氏宰則伐顓臾在季康子之世哀公七年康子伐邾以召吳寇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黃東發謂當以或問爲正此則閻百

詩之所本也。竊謂上文言顓臾在邦域之中。又近于費。固不可謂遠。且遠人不服。邦分崩離析。兩層俱係陪說。以跌起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句耳。況下文明言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則遠人非即指顓臾明矣。按費誓言淮夷徐戎。魯頌言大東海邦。又春秋以後。如滕薛杞郳小國。數有來朝。今皆不服。故曰不能來也。似泛指此等言。亦不必專謂郳也。又孔氏以邦分崩離析。貼民情言。未免涉于空泛。而集注以四分公室家臣屢叛釋之。夫四分公室。已自季武子始。歷今四世。何能以此責由求。自當據或問專就家臣據邑以叛而言。故曰邦

分崩離析而不能守。情事較切。但不必專指公孫宿以成叛一人一事耳。至求仕季孫在哀公之世。則是役當爲康子。而鄭氏舊注。謂其後陽虎果囚季桓子以釋蕭墻之憂。何。亦未合

四世矣

問 孔安國以文武悼平爲四世。康成以武悼平桓爲四世。二說不同。然悼子先武子卒。實未爲政。又於四世不符。或云宜以武平桓康爲四世何如

答 毛西河云。祿去公室。即是政逮大夫。未有去彼不之此者。

但從公室數則公適五世。從大夫數則大夫適四世。其論甞
矣。今按左傳昭廿五年。魯將逐季平子。宋樂祁曰。政在季氏
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杜注三世謂文武平。四公謂宣成
襄昭也。三十二年公薨乾侯。史墨對趙簡子曰。魯文公薨而
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于是乎失國。政在季氏。于此君也四
公矣。林注亦謂宣成襄昭。蓋樂祁史墨在昭公時。故言四公
孔子在定公時。故言五世。公室既自宣始。則大夫當自文子
始矣。蓋文子歷相宣成其宣十八年公孫歸父欲去三桓以
張公室。是時三桓已強。正文子當國也。但襄十一年武子請

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尚是獻子爲政也。武子卒。叔孫昭子以三命爲政。平子惡其居已上。追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是大夫實統三家言。故下曰三桓之子孫。弟季氏爲尤專耳。然則季氏自當以文武平桓爲斷。若至康子則可云五世矣

陳亢退而喜　節

問　汪仰山先生有又聞君子一句時文遠字解作不私其子。謂夫子大道爲公。故教子無異于教人也。若謂作疏遠解。陳亢豈爲有可喜乎。其說何如

答此節古注無文按邢疏釋末句云過庭方始受訓則知不常嘻嘻褻慢是又聞君子之疏遠其子也而集注則但以無異于門人釋之今汪君解作大道爲公不私其子亦是集注無異于門人意耳竊謂諸說皆未確蓋亢喜得聞言立之訓故曰聞詩聞禮又因伯魚言兩次獨立過庭始聞詩禮之訓可知前此亦無所聞後此亦無所聞遂以爲君子之遠其子所謂遠其子者猶公孫丑言君子之不教子也不親教也乃悟父子主恩責善則離固所當遠此亢所以又得聞而喜之也若如汪君解作不私便非遠字本旨然則亢何不直曰不私其

子。而曰遠其子乎

邦君之妻　一節

問　向來操觚家拈此節。每看作兩扇意發揮。若然則記者何用層層分別而誌之乎。又昌黎筆解以小童作小妾何如

答　此節題自有明迄今。名作如林。總不若李安溪先生文中三段云。自其稱于宮庭者言之。君稱之則曰夫人。成乎婦道也。夫人自稱則曰小童。未忘乎女道也。春秋之法。天子逆則書后。而歸則書女。先尊王命而後通其謙也。諸侯逆則書女。而歸則書夫人。先謙女節而後成其貴也。自其稱于邦國者

言之邦人稱曰君夫人尊君則尊夫人也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為君讓則為夫人讓也春秋之法其生也則書夫人蓋臣子之恒言是邦人自稱之之辭也其薨也則書小君蓋列國之來會是對異邦而稱之之辭也至於異邦人稱之則亦與國人無異焉春秋之法與國之君敵吾之君與國之大夫敵吾之大夫故其於夫人猶是也按先生文援据春秋遂為此章立鐵板注脚乃從來注釋家所未及且其疏小童句云未忘乎女道也可知不必作小妾矣

子曰性相近也　兩節

問夫子言性有上中下之不同。而孟子獨言性善荀子專言性惡或謂孟子但說得上知之性。荀子但說得下愚之性。然歟。集注釋此節爲氣質之性。後之議宋儒者多指以爲語病。何與

答夫子第言性相近、則固不偏于善惡一邊。此最渾融。上知下愚。則又別而言之至孟子獨主性善。則與子思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語意相同。具有救世苦心。固非專就上知言也。但所云動心忍性及性也有命焉。則孟子亦知性之不能盡善矣。荀子言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僞也。錢辛楣先生引證

諸書謂僞者爲也以堯舜由爲而成者也則荀子之意亦非以性惡專言下愚不移者也夫人皆有不忍之心。以人性皆惡。固未必然若盡曰性善則如楚之越椒晉之伯石。胡始生而即定其爲暴亂之人耶韓子所以又有三品之說也迨宋程伊川先生釋此節則曰此言氣質之性非其性之本也朱子因之張子正蒙亦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然程子又有云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後之論者謂宋儒添出氣質之性回護孟子性善之說今推宋儒之意益謂性猶明珠。無不明者也氣質猶水。則有清濁之

分耳上知之性猶珠貯于至淸之水也中人之性猶珠貯于半淸半濁之水也下愚之性猶珠貯于至濁之水也固亦不離乎性有三品之說苐夫子所謂上中下者卽指性而宋儒則兼乎氣質而言耳故呂氏亦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

公山弗擾以費叛

刪集注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毛西河謂左傳陽虎執桓子在定公五年並無公山共事也若據邑以畔在定十二年夫子方爲司寇使子路墮費而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

以襲魯攻公。夫子乃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費。尚何召之有。其說如何

答定公十二年。夫子爲司寇使墮費。固不得言召也。若定公五年左傳。季平子行東野。還未至。丙申卒于房。陽虎將以璵璠斂。仲梁懷弗與。曰改步改玉。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曰。彼爲君也。子何怨焉。既葬。桓子行東野。及費。子洩爲費宰。逆勞于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洩怒。謂陽虎。子行之乎。九月乙亥。陽虎囚季桓子及公父文伯。而逐仲梁懷。夫不狃卽弗擾。子洩其字也。是則因怒仲梁懷而致虎

執桓子者乃不狃也不狃固陽虎之謀主也故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卽指定公五年事也若謂定公五年事不得言叛至定十二年事又不得言召必將如趙耘菘謂論語此章未必實事不亦過乎至于欲應其召聖人自思興周道意而卒不往者程子以爲知其必不能改故也

東周　注但謂興周道于東方邪疏則謂其使魯爲周乎似微與夫子語氣未合　東西周之名按周公營洛在下都卽成周也在漢爲雒陽縣其後平王始遷王城在漢爲河南縣去成周尚四十里是則以王城爲東周鎬京爲西

也及子朝之亂。敬王乃遷成周。則又以成周爲東周。王城爲西也。若戰國後言東西周。則以河南與鞏對言。鞏爲東周。河南爲西也

中牟

問　中牟向來說者多混果何在歟

答　中牟有二。其一爲河南之中牟。春秋時屬鄭（卽圃田也）入戰國後。其地或云屬魏。或云屬韓。要之此地卽今日河南之中牟縣也。與左傳及論語所言之中牟無涉。班氏誤以趙之國都當之。故臣瓚辨其非。而酈道元復强護其說。不知趙都自在

河北也其一爲河北之中牟晉未分時已屬晉卿趙氏按趙鞅與范中行氏相攻哀四年圍邯鄲荀寅奔鮮虞鮮虞人納荀寅於栢人哀五年克栢人遂圍中牟此正佛肸據邑以叛時事迨三卿既分晉韓都平陽魏都安邑而趙都則在中牟皆要地也但其地所在未有能確指之者張守節史記正義則以相州湯陰縣之牟山當之顧祖禹亦曰湯陰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是也宛溪氏方輿紀要亦主此說但按國語晉侯謂趙武曰中牟邯鄲之肩髀又左傳定九年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註云救夷儀也夷儀在今順德府邢臺

縣西故顧復初謂中牟當在邢臺邯鄲之間若湯陰離此尚遠也

匏瓜

問黄氏日抄云黄勉齋宰臨川刊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注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言謂其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與詩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若集注謂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則凡植物皆然何獨言匏瓜也

答星名之說固可通但夫子何因忽取喻於星也拔何晏注

匏瓜繫於一處者。不食故也。我是食物。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耳。此集注所本也。然匏瓜本有一種不可食者。攷埤雅匏短瓠長。匏苦瓠甘。非一物也。故詩于瓠則云。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于匏則云。匏有苦葉。濟有深涉。又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于人。供濟而已。朱子于匏有苦葉詩集傳亦云。匏之苦者不可食。特可佩以渡水而已。據此但謂其可繫佩而不可食。正與上文不磷不緇無不可意相反。似於舊解較切

孔子辭以疾

閒 林放孺悲。集注皆但謂魯人。然放以問禮。今得列于弟子。

而孺悲不與焉爲故

答 使辭以疾而又取瑟而歌正以警教之。固非終拒之門外者。雜記載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于孔子。士喪禮于是乎書。則與曾子問及子夏作喪服傳同功。於林放何讓焉。此朱竹坨謂孺悲所當從祀者也 按儀禮士相見禮首節疏云。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據此則辭疾特因其不由紹介。非別有故。然此亦其初見未學士喪禮以前時事。迨既來學禮。則當在弟子之列矣

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皆異

能之士也。故史記家語所載弟子并十哲。共七十有七人。其中不同者。史記有公伯寮秦商鄡單。家語無此三人。而別有琴牢陳亢縣亶耳。唐贈典從史記。又文翁石室圖。則七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輿縣亶原亢公肩公夏首句井疆鄡單顏何八人。而別有蘧瑗林放秦冉三人。又北齊顏之推與唐顏眞卿俱云。孔門達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八內有顏何而杜氏通典。則除十哲外有七十三人。亦係增入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琴張六人。按所載不同。想各有據。惟公伯寮當從黜去明嘉靖間黜其從祀若蘧瑗年則已長。且孔子對

使者稱爲夫子。恐亦非弟子之列。但未審孺悲何獨未列入也

宰我問三年　節

問　宰我在聖門。何至以短喪問。按邢疏末引繆協之說。謂是時三年之喪不行。宰我欲得聖人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此言啓憤于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前明劉思敬全章題文同此用意　何如

答　此解陳義甚高。却未必確是宰我之意。按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何也。曰天地則已易矣四時則已變矣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是象之也。然則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

使倍之故再期也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故三年之喪實祇再期出月而禫爲二十五月又古制父沒則爲母服三年父在則爲母齊衰杖期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父在爲母也與凡期服不同春秋以來素冠之詩見于檜風又有墨子倡行其教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故孟獻子禫縣而不樂孔子謂加于人一等卽及門如子張亦以高宗諒陰三年爲疑則知當時多有不能行三年之喪者矣竊推宰我之意歎息時人不能循行古禮恐其滔滔日下因曰期可已矣蓋欲以父母之喪概易十五月

而禪之期服。以爲較古禮二十五月而禪者。亦僅少十月耳。故公然譏于夫子之前而不以爲嫌。夫子大聲以切責之。亦我愛其禮之意也。雖然。衰麻哭泣。喪之文也。不飲酒食肉。不御內。喪之實也。若夫禮文雖加而哀戚不至。有三年之名。無期年之實。此正宰我所竊不然者矣 父母之喪後世改重附見中庸期之喪條

鑽燧改火

問 舊說榆柳棗杏諸木之火。皆謂取其木之色。與四時中央相配。賈公彥則謂棗杏雖赤。而榆柳不靑。槐檀不黑。其義未聞。何歟

答 集注春取榆柳五句。見于周禮司爟注鄭司農引鄒子之語。但此本爲逸周書月令之文。其篇已亡。鄒子又係引逸周書文耳。按古有火正之官。周禮司烜氏。明火則以陽燧取之于日。卜與祭用之。司爟。國火則以鑽燧取諸五行之木。烹飪用之。所謂以救時疾也。素問黃帝言壯火散氣。少火生氣。季春出火。貴其新者。少火之義也。說見下 顧氏亭林謂今人一切取之于石。性烈甚不宜人

賈公彥疑榆柳等色不相配。今攷董子繁露有云。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

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濁而黄。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據此每歲自冬至後。分排五行各用事。恰成三百六十日一周。則榆柳棗杏等木。或取其氣相配耳。管子幼官篇云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獸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獸之火爨中央以倮蟲之火爨則與月令春其蟲鱗夏其蟲羽秋其蟲毛冬其蟲介者不合或謂月令以四時之正言管子以改火之始言蓋冬至後即改春火故耳但夏不云以倮蟲之火而遷用秋火亦尚未合

顧氏日知錄云。路史燧人改火論曰。昔者燧人氏作。觀乾象察辰心而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豈惟惠民哉。以順天也。予嘗攷之。心者天之大火。而辰戍者火之二墓。是

以季春心昏見於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於戌而納之卯為心之明堂至是而火大壯是以仲春禁火戒其盛也周官毎歲仲春命司烜氏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而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時疾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民咸從之時則施火令凡國失火野焚萊則隨之以刑罰夫然故天地順而四時成氣不愆伏國無疵癘而民以寧鄭以三月鑄刑書而士文伯以為必災六月而鄭火蓋火未出而作火宜不免也今之所謂寒食一百五者熟食斷烟謂之龍忌蓋本乎此而周舉之書魏武

之令與夫汝南先賢傳陸翽鄴中記等。皆以爲爲介子推以三月三日燔死。而後世爲之禁火。吁何妄耶。是何異于言子胥溺死。而海神爲之朝夕者乎

微子去之箕子比干附

問微子去之以存宗祀。說者謂微子知殷將亡。故先抱器奔周。豈信然歟

答蔡氏沈曰。微子適周在克商之後。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遁於外耳。又鄭氏汝諧謂爲去王朝而之國。其說尤允。按王肅論語注。微國名。子爵也。入爲王卿士。則微固商所封也

去而之微乃所以存宗祀也其後武王克殷微子來見使復其位亦卽復其所封子爵也及武庚誅始封于宋爲殷後今考微地在東平之壽張春秋時屬魯所謂郿也水經載有微子之冢蓋微子終身不稱宋公及卒猶反葬于其所封之地乃其志也而樂記謂下車投殷之後于宋亦漢儒考之未詳耳至左傳僖六年許男面縛銜璧逢伯對楚子謂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想逢伯一時設爲此言俾楚子喜而從之非必眞有此事乃史記宋世家遂亦謂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夫面縛乃縛手於後故

曰銜其璧又安得左牽而右把哉是則承襲左氏而甚其詭更無取焉

箕子比干

商書微子篇言父師少師以爲卽箕子比干者非也按殷本紀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强諫而死箕子佯狂爲奴而後太師少師挾樂器以奔于周武王乘此東伐劉氏曰以書考之太師卽箕子少師卽比干若已殺比干囚箕子則所謂太師奔周者又何人也讀書記古之官有職異而名同者太師少師是也比干之謂少師

周官之爲三孤也論語之少師陽則樂官之佐而周禮謂之小師者也故史記言紂之將亡其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而後儒之傳誤以爲微子也宋竹垞曰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彊姓名流傳有自司馬彪注莊子云箕子名胥餘又服虔杜預以箕子爲紂之庶兄與鄭康成王肅異

以季孟之間待之

問侯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爲下集注謂孟氏爲

下卿。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又何必言曰季孟之間耶

答 此固不可泥于下卿之說也按魯孟獻子則受三命與季文子同爲上卿。文子卒。孟獻子則列在武子之上。其後叔孫昭子亦受三命爲上卿。在季平子之上。是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爲上。司空班在第三耳。若當國執政則亦有不以命數論者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則以下卿而爲政也然魯三家季氏固爲大宗。世爲公室之輔。若孟氏。其始公孫敖殺以荒淫斬世賴有穀與難二子能克厥家至獻子有賢

德。自是以後。累世相承。其權遂亞于季。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叔孫僑如亦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試觀後來舍中軍。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則自爲軍。故景公謂雖不能寵之如季氏。而云季孟之間者。則猶兼舉魯卿權勢之尊重者而酌量于其間耳。不可墨守孟氏下卿之說也。迨又曰吾老不能用。而孔子始行。參此本仝謝山之說而爲推衍之如此。何義門讀書記。亦謂當就事權上說。與此同意　又玩待之一之字。必非而語。史記誤也

今之從政者殆而

問楚狂以已而諷孔子不過隱士常態但言從政者殆則似有所指近時寶東皐先生謂楚狂所言今之從政者隱指當日子西子期以白公將作亂而有危殆故諷孔子不可仕於其國耳其說如何

答按史記孔子世家哀公六年載孔子適楚昭王欲用之其子西沮書社之封及楚狂接輿歌二事皆連載於是時則以執政指子西輩似非無據但考楚世家惠王二年子西始召白公乃魯哀公之八年也據此則召白公尚在孔子適楚之後或楚狂先幾知子西不免於禍故歌以諷孔子亦非預知

其召白公也

且而與其從辟人　二句

問集注而汝也。蓋謂子路從孔子。不若從已也。按何注則云孔子爲士。從避人之法。已之爲士。則從避世之法。是而字乃語助辭。孰爲是歟

答朱子想因上文是魯孔邱之徒與。故不用舊注而以從字屬子路耳。竊謂此二句。緊承上而誰以易之則當但切夫子說。不指子路爲是。至皆以避世句爲桀溺自謂。則亦悞解也蓋桀溺所謂避人者。以孔子落落難合。去彼適此。是徒知從

避地避色避言之士。而不知舉世滔滔皆是無可與易。豈若從避世之士哉。乃因其既知避人而進以避世之法。所謂避世者。即指伯夷太公輩言。並非桀溺自謂也。若如舊解。絕似避人與避世。分爲兩途。趣向各異者。於意義殊不協矣。迫夫子閔而憮然。而發斯人吾與之歎。然後知聖人天下一家。中國一人。其不可爲而爲者。正其所以高出於避世一流人也哉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

婺源戴大昌斗源

五穀不分

問 趙岐注孟子及康成職方氏注皆云五穀者黍稷菽麥稻也然自來釋五穀者每多牽混不能一一分析其種至周禮稱九穀說者尤多不同何與

答 諸穀之種自秦漢以來說者紛紛不一後人輾轉踵承其誤今舉其誤之大者則以粱爲高粱而不知粱實粟也高粱實稷也是誤以粟爲稷者一也又謂穄爲稷而不知凡穀皆

有秈仙秫二種稴乃黍之不粘者耳是又混稷于黍者二也其來久矣據程易田先生考訂如此蓋稷爲五穀之長而廟中粢盛必用黍稷人皆知黍稷之爲貴矣而不知黍稷之味於五穀最爲不美玉藻云子卯稷食是也先王用以薦神正猶明水太羹不以味爲貴也至九穀之名氾勝則云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鄭司農則云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皆不言粱亦不言苽惟鄭康成則據周官食醫之職及月令而定爲黍稷稻粱麻大豆小豆麥苽九者而已至於注釋則吾郡程易田先王援引說文以証康成之說辨論諸家悉心分明

著九穀考其自敘大畧謂南方無黍。而稷粱二者言人人殊。
呂氏淮南子及氾勝之種殖書。俱不言稷。而鄭衆班固服虔
孫炎韋昭郭璞之流。其言稷者類皆冒粟之名。孔穎達賈公
彥顏師古並襲其說。無能正之者。陶通明注本草。始謂書多
云稷與黍相似。然觀其所著書。仍是指粟言。至唐之蘇恭。欲
破冒粟為稷之非。遂欲于黍中求稷。乃曰本草載稷不載穄。
因以穄為稷。而謂與黍為秈秫。不知黍中之有穄。猶稷中之
有秫稻中之有秔也。又安可以黍之不粘者而目為稷乎。其
後陳藏器因之。孟詵寇宗奭之徒。亦踵其謬。明李時珍本草

綱目皆沿此說矣。而宋之蘇頌則直謂不粘者爲黍。其粘者爲秫。又與唐之蘇恭相反。摠而論之。由唐以前則以粟爲稷。由唐以後則或以黍之黏者爲稷。或以不黏者爲稷。所見不同。均之誤也。今讀說文較然不冒。及攷鄭康成氏稷粱兼收黍稷不溷。與說文相表裏。因復求之諸經傳之說以疏証之爲

摘録程易田先生九穀考（原書甚繁每條撮其大旨）

粱

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㮚嘉穀實也。米㮚實也。

粱米名也。

按禾稾之有稾者也其實稾也。其米粱也。聘禮及周禮掌客之職。禾皆言若干車。車三秅。薪芻倍禾。以薪芻例禾是禾爲有稾者矣。又聘禮記云四百秉爲一秅。鄭氏注此秉爲刈禾盈手。然則秉秅者束稾之名。禾爲稾之有稾者故以秉秅數之也。聘禮米禾皆兼黍稷稻粱言之。此假借通稱。非謂禾爲諸穀苗榦之大名也。七月之詩云黍稷重穋禾麻菽麥。是禾爲諸穀中之一物明矣。疏言麻與菽麥無禾稱似也。言於麻麥之上。更言禾以總禾。不然也。黍稷亦

有禾胡獨不在所總耶禾有赤苗白苗之異謂之虋芑詩曰維糜維芑是也是此一穀也始生曰苗成秀曰禾禾實曰粢粟實曰米米名曰粱也鄭氏注大宰職九穀中有粱無粟而倉人職掌粟入之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粟爲主則是粱卽粟矣史記索隱載三蒼云粱好粟其證也秦漢以來多以稷冒粟先鄭注九穀有稷無粱然於六穀則又稷粱並舉韋昭注國語直曰稷粱也孔頴達於曲禮稷曰明粢亦釋之曰稷粟也他如呂氏春秋審時篇舉粱而遺稷至其十二紀中又舉稷而遺粱月令及淮南子皆因呂紀

文亦同之。是皆以粱爲稷矣。夫稷粱二穀。見於經者判然兩事。玉藻沐稷而靧粱。甫田之詩黍稷稻粱。後鄭知稷粱之不可以相無也。而毅然攻司農九穀之說。吾於是服康成之識之卓也。

黍　說文黍禾屬而粘者。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穈穄也。穄穈也。

按說文以禾況黍。謂黍爲禾屬而粘者。非謂禾爲黍屬而不粘也。是故禾屬而黏者黍則禾屬而不黏者穈。對文異。散文則通。故穈亦得通稱黍矣。穈一曰穄。不黏者有穈與

稌之名於是黏者得專稱黍矣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鄭氏注黍黃黍也余驗黍類無黃者穈類多黃者內則直呼曰黍而今人乃以爲稷豈不謬哉稌奪稷名承譌日久說文穈稌互釋稷齋互釋其爲二物甚明論者因謂稷稌一物而以粘不粘分黍稷失之矣生民詩維秬維秠爾雅釋草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毛傳因之鄭氏鬯人注則曰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稃二米二者未見分曉因檢生民孔疏閱之乃知孔所見鄭氏鬯人注作秬如黑黍一秠二米以秠字易爾雅之稃字也其言曰鬯人注言如者以

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
秬有二等也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秠一稃
二米鬯人注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答張逸云秠即皮其
稃亦皮也據此則是秬原包一稃二米者而秠即秬之皮
也

稷　說文稷齋也五穀之長齋稷也

按稷齋大名也黏者爲秫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鄭
氏注舊說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考之高粱最先
然則首種者高粱也月令首種釋文乃引蔡邕云宿麥宿

麥於仲秋時勸種。安得爲首種。且月令孟春行冬令。首種不入。仲春行冬令。麥乃不熟。兩令異月。不得同一災也。諸穀惟高粱最高大而又先種。謂之五穀之長。不亦宜乎。周官食醫職。宜稌宜黍宜稷宜粱宜麥宜苽。見稷則不見秫。內則菽麥蕡稻黍粱秫。見秫則不見稷。故鄭司農說九穀曰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不從。入粱去秫。以其闕粱而秫重稷也。李時珍乃謂秫即粱米。用孫炎秫爲粘粟之說。孫搕云稷即穄也。故以秫爲粘穄。時珍既知孫氏謂稷爲穄之非。而乃主其論秫。毋亦鼠腊爲璞之見乎。其

粘者。白黃二種。所謂秫也。以秫爲粘稷。於是他穀之粘者。亦得假借通稱之曰秫。陶淵明使公田二頃種秫者五十畝。稻之粘者也。然則孫炎注爾雅謂黏粢爲秫。烏在其不可也。特惡夫以粢爲稷而已。不黏者。赤白二種。民俗多種赤者。故得專紅粱之名也。又嘗考之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論語疏食菜羹。玉藻稷食菜羹。二經皆與菜羹並舉。則疏稷一物可知。疏言其形。稷舉其名也

稻

說文稻稌也。稌稻也。周禮曰牛宜稌

按稻稌大名也。稬懦也。其粘者也。稉之爲言硬也。不粘者

也南方謂之秈廣雅秈稉也玉篇秈稉稻是也七月之詩十月穫稻爲此春酒月令仲冬乃命大酋秫稻必齊內則雜記並有稻醴左傳進稻醴是以稻爲粘者之名粘者以釀也糜黏黍稷黏秫皆可以釀者也而食醫之職牛宜稌鄭司農說稌稉也又引爾雅曰稌稻是又以稉釋稻稉其不粘者也吾以知稌稻之爲大名也白華之詩云滮池北流浸彼稻田由是言之稻宜水也漢書溝洫志賈讓治河策云若有渠漑故種禾麥更爲秔稻是稻之於水視麥尤急矣曲禮稻曰嘉蔬所謂盛號也周官大祝辨六號五曰

齍號。注云尊其名更爲美稱。司農說引曲禮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稻曰嘉蔬是也

麥 說文麥芒穀。秋種厚薶。故謂之麥。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

按來小麥也麰大麥也廣雅大麥麰。小麥麳是也王禎農書載雜陰陽書曰。大麥生於杏二百日秀。秀後五十日成。小麥生於桃二百一十日秀。秀後六十日成言大小麥皆宿麥也 漢書武帝紀注師古曰秋冬種之經歲乃成故云宿麥 素問云升明之紀其類火其藏心。其穀麥。鄭氏月令注麥實有孚甲。屬木。說文

麥金也李時珍曰三說各異而別錄云麥養肝氣與鄭說合孫思邈云麥養心氣與素問合夷考其功除煩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心病也當以素問爲主盇許以時言鄭以形言而素問以功性故立論不同耳

大小豆　說文尗豆也象尗豆生之形也荅小豆也藿尗之少也萁豆莖也

按豆有大豆小豆小豆曰荅菽其大名也先後鄭皆分爲九穀中之二種素問藏氣發時論心色赤宜食酸小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鹹味性迥別宜其爲二穀也夏小正

五月初昏大火中種黍菽尚書大傳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菽淮南子大火中則種黍菽說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種黍菽凡此皆言五月種菽也生民之詩蓺之荏菽傳云荏菽戎菽也箋云荏菽大豆也爾雅戎菽謂之荏菽孫炎云大豆也郭璞因管子北伐山戎出戎菽布之天下之云遂以戎菽爲戎夷之戎謂卽今之胡豆胡豆豌豆也是不以戎菽爲大豆也不知爾雅釋詁戎壬皆訓爲大壬與荏字相通荏菽戎菽並爲大豆之稱郭璞不據周公之詩與爾雅之本訓而傳會管子以爲胡豆異矣淮南子云

菽夏生冬死。是九穀中穫最後者。故小明之詩云歲聿云暮。采蕭穫菽。而豳風言七月烹葵及菽。蓋烹其少者所謂藿也。小宛之詩中原有菽。庶民采之傳云菽藿也

麻　說文麻與𣏟同。人所治在屋下。𣏟葩之總名也。𣏟之爲言微也。微纖爲功象形枲麻也芓麻母也葩麻實也

按喪服傳苴絰者麻之有蕡者也。牡麻者枲麻也。然則麻大名也。無實者枲有實者苴。有實則有蕡也。余居北方習聞其藝麻事。三月下種。夏至前後牡麻開細碎花。屈原賦折疏麻兮瑤華。洪興祖云麻華色白。故比於瑤是也。苴麻

不作花而放勃勃與花初胎時相似名之曰蕡即麻實之稱者牡麻其俗呼花麻花落後即先拔而漚之是爲夏麻詩言八月載績夏刈之則八月可績也苴麻其俗呼子麻八九月間子熟則落農人搖其莖而拾取之詩言九月叔苴叔拾也拾取子盡乃刈漚其皮而剝之是爲秋麻色青而黯不潔白也故喪服傳曰苴惡貌也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枲牡麻有花無蕡言蕡則子見故禮經數穀但曰蕡注曰枲實而孫炎直以麻子釋蕡也

苽 說文苽雕苽一名蔣蔣苽蔣也

按言九穀者氾勝之書曰稻米黍麻秫小麥大麥小豆大豆鄭司農注大宰職曰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世段成式著酉陽雜俎曰黍稷稻粱三豆二麥元司農司撰農桑輯要曰黍稷穄稻麻大小麥大小豆凡諸所錄皆不收苽鄭康成注周禮不從先鄭說以六穀用食醫之六宜有苽九穀亦當有苽九穀之有苽康成氏定之也苽一作菰其根生小鬨曰菰菜南方呼菰爲茭亦稱茭白根生大菌者曰菰首嫩則脆滑中實老則心虛有直理淤泥漬久乃生黑脈謂之烏鬱亦曰茭鬱苗曰茭草亦曰苽蔣草其

生莖者作穗結子其實曰雕菰司馬相如賦及周禮注皆曰雕胡枚乘七發曰安胡管子書謂之雁膳而曰雁膳黑實故杜詩有波漂菰米沈雲黑之句也炊以作食曰苽食內則有苽食亦曰菰飯淮南子菰飯犓牛弗能甘也亦曰雕胡之飯宋玉賦云爲臣炊雕胡之飯食醫職云魚宜苽是也

植其杖而云

問　植訓立或謂今人芸田以足故必扶杖乃能用足猶云拄杖也其說然與

答　蔡邕石經作置其杖而芸惠定宇先生云商頌那詩置我

執鼓箋云置讀曰植。正義云金縢植璧秉珪。鄭注植古置字。蓋古者置植字同。然則此植字當讀作置也

四體不勤二句　何義門謂此二語乃丈人自言恐蹈此。非責子路也。据此則五穀不分。乃謂恐莠之亂苗。故植杖而勤于芸耳

至則行矣子路曰

問丈人先行。子路言于其家。或疑誰得而記之。吳青壇謂宜移見其二子焉句。在至則行矣之下。故子路與之言如此其說然否

答　按鄭注。則謂子路與其二子言之。使述諸丈人也。又集注載宋初寫本。路下有反子二字。則以為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竊謂當是子路止宿其家。見其二子氣象特異。故明日行以告。而夫子知丈人非農家者流。因歎為隱者。其復使子路反見。而欲告以出處之義。意正在其二子。葢不欲令二子亦終老于巖穴也。若移見其二子句在至則行矣之下。則先未知有二子。固未必使子路反見。而末段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二語。亦為無因而發矣。至論語俱係門人互相記事。即以為子路言于其家。歸而自記之亦可

虞仲

問　虞仲卽仲雍。自來言人人殊。如何

答　史記吳世家載泰伯無子。仲雍繼立。傳至周章。是時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又封周章之弟虞仲于虞。是分爲二人也。乃于周本紀則又言太伯弟曰虞仲。則虞仲卽仲雍矣。又班氏古今人表。武王未克商前有中雍卽仲雍。既克商後有虞中卽虞仲。亦明載兩人也。乃于地理志太伯仲雍之荆蠻下。則引論語虞仲夷逸。以爲虞仲卽仲雍矣。是皆一人之書而互異如此。故

後之作系譜者直注曰仲雍一名虞仲。集注因之推厥所由。或因左傳宮之奇有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杜注則云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竊謂宮之奇爲虞而言。不專爲吳而言。則一爲吳始有國之君。一爲虞始有國之君。其皆曰太王之昭者。但推原其同爲太王之支裔耳。然則虞仲定爲虞始封之君。而非即太王之子仲雍也。又按顧寧人日知錄。據吳越春秋泰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謂古吳虞二字多通用。其論語所稱虞仲係是吳仲。即仲雍也。若虞仲者。仲雍之曾孫也。殷時有虞國。詩所云虞

芮質厥成者。武王滅而封周章之弟於其地。始有虞仲之名

楊愼亦云吳古虞字省耳文如虖之省爲乎也　按顧氏之說。則仍以逸民之虞仲

爲仲雍。但以虞與吳通。當讀爲吳仲也

夷逸　亦不見經傳。而考典家多謂爲夷詭諸之裔。致夷詭諸周大夫。食采于夷。爲晉武公所伐。以夷逸爲出其後。亦未知果否。乃又有云其族人夷仲年爲齊大夫。夷射姑爲邾大夫。獨夷逸隱居不仕。夫夷仲年爲齊僖公母弟。公孫無知之父。射姑自是邾臣。牽連一族。豈不可笑　又顏師古漢書地理志云。虞仲卽仲雍也。夷逸者言其竄于蠻

夷而遁逸也是又以夷逸仍指虞仲解。不另作一人。亦與矣

放言

問　集注云。放言自廢。講章遂釋為放其言而不羈。若果放言高論。必有流弊。尚得謂合乎道之權與

答　講家謂為放其言而不羈者。想因上文推之。以為虞仲夷逸遯於惠連。不復能言中倫。猶之惠連遯於夷齊。不能不降志辱身矣。殊不知逸民乃趣各不同。非人品有軒輊也。觀孟子言伯夷伊尹柳下惠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君子亦仁

而已矣何必同又曰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固非謂隘之愈于不恭也是以此章夫子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亦以逸民諸人不過各成其是而已矣按包氏云放置也謂隱居而不復言世務耳又馬氏釋廢中權謂自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据此則放言者如介之推云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中庸云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者豈非所謂廢中權乎

大師摯適齊　章

問大師摯以下八人孔安國以爲魯哀公時人攷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摯見之矣則又謂厲王時人也班固禮樂志

謂殷紂作淫聲。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故古今人表則以此八人爲紂時人。鄭康成謂周平王時人。孰是

答 班固謂此八人爲紂時人。則吳斗南已據殷本紀辨正其誤。謂紂世抱樂器而奔散者。乃太師疵少師彊也班氏亦載此二人于師摯八人之後則誤合兩事爲一事耳 按孔疏及橫渠皆從孔安國之說故集注亦因之

按玉藻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餕奏而食。又周禮春官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注大食。朔日與月半也孔

疏謂凡日皆侑食。惟值朔日與月半大食。乃更奏鐘鼓耶

又玉藻進禨進羞沐而飲酒曰禨工乃升歌。疏升堂以琴瑟而歌。蓋琴瑟在堂上。若鼗鼓鐘磬。皆在堂下。李安溪所謂此章官名次序。分堂上堂下言之者也　又白虎通云。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　晝食。太陽之始也　晡食。少陰之始也　暮食。太陰之始也　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序也　据此則魯有四飯。亦僭天子之制

君子不施其親

問　施字釋文作弛。石經仍作施。或據左傳乃施邢侯。服虔云

施罪于刑侯。施猶劾也。劾謂罪法之要辭。然則不施其親者。所以隱其罪。親親之義也。其說何如

答 獨主親之有罪言。稍偏矣。蓋親而賢則不遺。親而有罪則不劾。似當兼說爲允

周公之子附攷 漢書王莽傳。謂周公之子七人。今按左傳稱凡蔣邢茅胙祭。并曾公爲七人也。又坊記鄭康成注君陳。周公之子伯禽弟。疏引康成詩譜君陳世守采地則多一人矣。故蘇氏疑君陳非周公之子。王伯厚又疑凡蔣諸國。君陳或其一。然王官必有一人世嗣周公之職。竹書紀年。成王十一

年使周平公治東都洸約云卽君陳其証也則傳稱周桓
公黑肩周公忌父宰周公閱周公楚或卽君陳之後世嗣
周公之職者歟

君子學以致其道

問 此學字似與別處泛言者不同何如

答 此學字當貼學校言蓋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州有序
國有學卽如夫子設教洙泗濟濟一堂亦是乃見所遊必有
常所習必有業非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也如此方與上
句肆字對針

喪致乎哀而止

問 集注以不尚文飾釋而止二字何如

答 按古注用孔氏說毀不滅性邢疏云毀不滅性此孝經文也本注言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隕滅據此似于釋本句而止二字意甚切較勝集注蓋子游深于禮者檀弓篇載其所辨喪禮節目十有餘條豈有云喪但致其哀而此外儀文遂置諸不問乎

如日月之食焉

問 日月之食由于日月之行晉天文志載周髀家云天左行

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後儒有謂日月五星亦左旋者。其說云何

答 左旋度由赤道。右旋度由黃道。故有交食時刻分杪。可以測驗。是天左旋日月星右旋。不易之論也。後儒不解周髀家隨天左轉一語。故以為亦左旋。不知其自東而西者。隨大氣而動耳。至張子正蒙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仍是謂日月星較天之行為遲。反似右行之說。江慎修氏謂張子非不知日月星右旋。所云處其中者順之。乃專指地言。究屬善為回護耳。明太祖與羣臣論曆法曰。朕仰觀天象。

天左旋七政右旋。歷家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則七政右旋。通人皆知。固不待西洋人申言之矣。蓋月月之行于天也。有度有道。由南北而縱分之謂之度。由東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日行高而月行卑。若合朔之時。日與月或適值同度同道。則日光為月所掩而日食。至于月本無光。借日之光以為光。若對望之時。月與日適值對度對道。則光為地影所隔。月不能受日之光而月食。凡交食分數。總由同道對道之多寡也。晉書張衡靈憲云。日光不照。謂之闇虛。闇虛逢月則月食。西洋法謂為地球所隔。則

闇而虛也。蓋地在天中。其體微渺。尋常不能障隔日月。惟日月値同在一線。乃爲地影所隔而成食。江愼修氏亦謂闇虛卽大地之景也

按。天有九重。日在第四重。月在最低一重。故日日行高而月行卑。詳載天之高也節一條

南極北極。爲天之樞紐。舊謂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有奇。北極之南五十五度。是爲天頂。名曰嵩高。嵩高之南三十六度。謂之赤道。當兩極之中間。日之所行則爲黃道每日右旋。平行一度弱。冬至行在赤道之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遠。過此則循黃道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至黃

赤二道交界而爲春分。又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而爲夏至。在赤道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近過此又循黃道右旋而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界而爲秋分。又右旋而南歷九十度仍至赤道之南而爲冬至矣。此所以有寒暑發斂之不同也。若月五星之右旋所以有朔望合伏之不同也。二十八宿之右旋所以有歲差也。左旋之度。自由赤道。右旋之度。自由黃道。烏可混乎。至月之所行亦名九道其八道要不出乎黃道之南北東西。并黃道爲九道焉。元郭守敬揔謂之白道耳

雙圈爲赤道單圈爲黃道　赤道斜倚於南而其東西兩旁仍居天之中央黃道亦因日之所行而得名赤道橫黃道斜赤道短黃道長赤道濶黃道狹凡五緯皆隨日由黃道行

日食者日道與月道相交處有二。若正會于交。則食既。若但在相交前後者。則食而不既。此天之交限也。又有人之交限。如中國食既。戴日之下所虧纔半。化外之地則交而不食。易地反觀亦如之。蓋春分後月行赤道北畔。交外偏多。交內偏少。秋分後日行赤道南畔。交外偏少。交內偏多。是故有南北差。冬至後日行黃道東畔。午前偏多。午後偏

少。夏至後。日行黃道西畔。午前偏少。午後偏多。是故有東西差。日中仰視則高。旦暮平視則低。是故有距午差。食于中前見早。食于中後見遲。是故有時差。凡此諸差。惟日有之。月則無也。但日體大于月。月不能盡掩之。故日無食十分之理。雖食既。亦止九分八十餘秒也。若暗虛逢月。爲月食者景也。地景之蔽月。無早晚高卑之異。四時九服之殊。所見無不同也。紀元授時二歷。亦妄立時差。謬矣

按古今月食。諸史不載。若日食自漢至隋凡二百九十三。而食于晦者七十七。晦前一日者三。初二日者三。歷法之

疎如此。唐至五代凡一百一十而食于晦者一。初二日者一。初三日者一。稍密矣。宋凡一百四十八無晦食者。更密矣。猶有推食而不食者十三。元凡四十五。亦無晦食。猶有推食而不食者一。食而失推者一。夜食而書晝者一。至加時差至四五刻者。故漢以後立法者十有三家。而郭守敬爲最優。尚不能無數刻之差。惟明末李天經等。用西洋利瑪竇厯法。始能無差。復製遠鏡一器。用以窺測。蓋謂日食時陽晶晃燿。月食游氣紛擾。僞止凴目力及水盆照映。不能灼見。故當日食則用遠鏡于帘室中取其光景映照尺

乘之上自初虧至復圓分數確然不爽月食用以仰觀二體離合之際鄞鄂著明可謂奇妙迄我　國朝推測尤為精密分毫無差矣

雖有周親　二句

問孔安國書傳云周至也言紂至親雖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集注因之第改少字為多然安國注論語則云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與書傳不同何耶

答泰誓此二語接上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

人同心同德。自不得不以仁人屬周。葢以周親指殷言。故解周爲至。以十人對億兆言。故曰少。要之古文尚書與孔傳。俱係僞作。若論語孔注。則非僞也。竊謂周有大賚以下。槪說武王有天下新政。如善人是富及舉逸民。皆指殷人而言。乃收攬人才之意。則此節仁人自當指殷。周親當卽指周言。其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不過自爲遜詞。以推崇殷之仁人耳。何用釋周爲至乎。但孔注以周親指不賢者。謂如管蔡則誅之

按是時管蔡尚未爲惡。周親當泛言。卽周公康叔輩亦說在內。但爲謙詞以況微箕商容之流。不必指親之不賢者言也

予小子履節　按孔安國注論語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但此段今見于湯誥古文尚書孔安國已爲作傳何以注論語不曰克夏歸亳告萬方而云伐桀告天不曰在尚書湯誥而云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亦足徵古文尚書與孔傳之爲僞撰矣說詳下孟盡信書一條又墨子兼愛篇引予小子履段有今天大旱即當朕身云云後人因謂湯伐桀在大旱時閻百詩駁其不確

權量度

問　古帝王之於權量度在天下則五歲巡狩而一正之虞書同律度量衡是也在國中則每歲而再正之月令二仲所記

是也其制云何

答考漢志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百二十斤爲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而五權正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本起于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概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本起于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按唐六典則但云

權以北方秬黍中者百黍之重爲銖量以秬黍中者容千二百黍爲龠度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則亦不必起于黄鐘也　權與量之相通固顯然者若度又通乎開方勾股可以濟權量之所不及其用尤奇又權量度皆生于黄鍾而司馬溫公謂古律已不存故令必累黍爲尺而後制律是律反生于度矣若夫一王之興必正權量度其輕重大小長短亦各有異如三代田制五十七十百畝或云丈尺不同是也至于後世又與古制互異附考于後

按左傳異義云北魏及齊斗稱於古二而爲一北周及隋

斗稱於古三而爲一。歐陽公集古錄。得漢銅甬銘曰。谷口銅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較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是斗則三而有餘。斤則三而不足。又王莽布長二寸五分。今一寸六分有竒。廣一寸。今六分半。是後代之大于古者。量爲最。權次之。度又次之。又沈括筆談云。秦漢以來度量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三斤當今十三兩。是宋之權量大於唐。元史云。宋一石當今七斗。是元斗斛又大於宋矣

江氏愼修云。古以人中指中節爲寸。醫家謂之同身寸。十寸爲尺。一舉足爲武。三尺。再舉足爲步。六尺。張兩手爲尋。

八尺中人長八尺與張兩手縱横相等今中人張兩手爲五尺然則古八尺當今五尺古一尺當今六寸二分半此爲確數以此考古五尺之童爲三尺一分二釐半六尺之孤爲三尺七寸五分黄鐘九寸爲五寸六分二釐五毫布幅二尺二寸爲一尺三寸七分五釐車輿六尺六寸爲四尺一寸二分五釐据此可以知古今尺度之别

寛則得衆節

問集注謂此於武王事無所考恐或泛言帝王之道也然否

答邢疏本謂自謹權量以下四節皆指泛言二帝三王之道

而集注獨以此節爲泛言帝王之道者想因武成有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二語故以上三節仍貼武王說其實謹權量二節俱係空舉亦不見於周書竊按楊氏謂論語終篇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惠氏定宇亦云堯曰一篇全述訓典據此似通章皆屬援引唐虞三代書詞別無泛論治道之語則此寬則得衆四句亦與所重民食喪祭應係同引周書述武王之事特其文書闕有閒耳蓋此章以首節中字相貫不必又以此四句泛論帝王治天下之道也考金履祥有云子王子曰虞書舜讓於德弗嗣之下竟

無再命之辭。而與位之際。亦無丁寧告戒之語何也。按論語堯曰篇首二十四字。乃二典之脫文也。由是推之則此末節。安知非周書之脫文乎

或疑夫子答子張問仁恭則不侮五句。何故與此畧同。曰夫子所言。多引成語如視其所以三句。係文王官人之訓。見大戴禮克己復禮爲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語俱古三分天下有其二。逸周書蓋不一而足也